



翁新华文集

COLLECTED WORKS
OF WENG XIN HUA

第三卷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翁新华文集. 中篇小说. 卷三 / 翁新华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8

(作家文丛)

ISBN 7-5063-2717-1

I. 翁… II. 翁… III. ①翁新华 - 文集②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7495 号

翁新华文集 (中篇小说 卷三)

作者: 翁新华

责任编辑: 潘婧

装帧设计: 李杨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 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汉光印刷厂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30 千

印张: 13

插页: 4

版次: 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717-1

总定价: 150.00 元 (全六册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三卷 中篇小说

终极	1
芦苇青芦苇黄	37
黄金屋	98
超越尴尬	158
日曝	195
雨后复斜阳	214
唐菖蒲	257
益母草	325
鞋垫	341
挂在树上的死猫	355
白蜘蛛	383

终 极

—

我对世界饮食文化知之甚少，故而无从知晓大和民族是否天生喜欢吃猪肉，是喜欢将活猪囫圇地烧了吃，还是像中国人一样宰刚烹煮，食不厌精。而依据爷爷说的一段掌故，他们对猪肉的吃法原本应该是由中国人教会的，正如中国人教会日本人的茶道、美洲白人教会印地安人用奎宁治疗打摆子、大不列颠人教会中国人从罂粟里提取阿片一样。

爷爷说，那个冬天贼冷，天空一直晦暗不开，厚厚的云絮把雪捂在天上落不下来。那个冬天的寒冷没有哪个冬天比得上。

清风镇来了一队日本兵。他们把膏药旗挑在刺刀上，很凶，刚近镇口，就朝镇子中央的城隍庙放了一发迫击炮，炸塌了半边屋墙。城隍庙屋脊上是个小宝塔，宝塔的顶端点着一盏长明灯，忽闪着如豆的红光，住在庙里的和尚昼夜值班添油，由此，那长明灯从没熄过。外地人来清风镇，隔三里远就能看见那盏

灯。长明灯是清风镇的骄傲。

戴着眼镜长相文静的小队长佐佐木，用刀尖指指远处的宝塔，问翻译李顺生那是一盏什么灯，为什么日夜亮着。李顺生陪着笑脸告诉他，长明灯是小镇平安祥和的象征；灯若是熄了，会有灾祸将临。李顺生是清风镇人，留学东洋后当了日本人的翻译，为了讨好佐佐木，他特意补充了一句：这是中国人的迷信和愚昧。

佐佐木露出满嘴金牙“嘿嘿”一笑，抬手一枪将灯打灭了。

佐佐木是个神枪手。

二

日本兵很馋，在城隍庙驻扎下来，便四处打掠，追得满村鸡飞狗跳。鸡是有翅膀的飞禽，枪声一响，逃了个无影无踪。猪却没生翅膀，乡亲们来不及带走。鬼子们逮住了满村乱蹿的活猪，用绳子绑了投进火堆，烧得半生不熟，用刺刀切开，吃得满嘴流油。

佐佐木也用马刀挑起一块，放在嘴边嗅嗅，果然很香，舌苔上立即涌出一股浓浓的唾沫。但他看到猪肉上沾着一些猪毛，觉得有点不卫生。况且，他是小队长，和士兵一样的吃法，有失身份。这种欲吃不敢、欲罢不舍的馋相逗得李顺生“扑哧”一笑。

“你的，为什么发笑？”佐佐木问翻译。

李顺生说：“队长，留学贵国时，我对世界饮食文化略有研究。要说，饮食文化最为丰富、最为博大精深的还是大和民族。就是说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许多吃法——诸如茶道等等，都是由东洋传播开去的。只是有一点，对于猪肉的吃法，可能中国人还是花样多一点。孔夫子就有‘食不厌精’的说法呢……”

佐佐木皱紧眉头：“你的，简单地说，这猪肉该怎么吃？”

李顺生说：“猪肉，不是这种吃法。烧烤活猪时，‘砰’的一声响——这是猪肚猪肠爆裂的声音，粪尿全都沾糊在肉上了。还有这猪鬃猪毛，也应当事先褪去，猪血要事先放尽。那样，既鲜美，又卫生，营养价值也高得多……”

佐佐木颇感兴趣，指着一口被绑着的活猪说：“你的，做做样子！”

李顺生说：“太君，我不行。中国有句俗话：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我不会杀猪。干这些，得请一位专门杀猪的屠夫，本领高强的屠夫。”

佐佐木便让李顺生去镇上找一名屠夫。

三

随着长明灯的熄灭，镇里人大都逃离小镇，藏进远处的深山里去了。招聘屠夫的告示贴出去三天，没人登门。佐佐木急于吃到鲜美卫生的猪肉，让翻译把聘金提到十块大洋。

又过了两天，屠夫张清水便揭了告示。

张屠四十多岁，精瘦矮小，是个癞痢头，清风镇人见人厌的一条懒汉。在山沟沟里藏了三天，因为吃不上猪肉，复又偷偷潜回镇里来。他不会种阳春，专事杀猪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一餐不吃肉肚子里就要生火。父亲为了让这个好吃懒做的儿子不至于饿死，只得让他学了门杀猪的手艺。他对这门职业很是惬意，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行当。自从与杀猪刀结缘，餐餐有肉吃的愿望便成了现实。三十岁那年，他勉强娶了个媳妇，生下个儿子叫清和。小儿子才满十三岁，他又强迫他学杀猪，为的是老来有肉吃。再后来，因为他过于的好吃懒做，媳妇和他分手

了，带着小清和远嫁他乡。他成了一名光棍。

不过，懒归懒，馋归馋。若论杀猪，他的手艺却是百里挑一的。庖丁解牛、游刃有余之类的词儿用在他身上，堪称名副其实。

张屠用铁通条将那只装着杀猪刀具的小竹篮肩了，悠哉游哉来到城隍庙。

两名站岗的日本兵见小篮里尽是寒光闪闪的大小刀具，刺刀一横，“哗啦”一声将他挡住：“八格牙鲁！你想杀人的干活！”

张屠把从墙上揭下的招聘告示亮出来，笑着说：“我是你们太君请来的屠夫状元，只会杀猪，不会杀人……”

这时，佐佐木和李顺生闻讯赶到。

李顺生说：“就是这个人，我认识，清风镇方圆百十里最杰出的屠夫。”

佐佐木伸手摸摸张清水的秃头，斜眼瞅瞅那只小竹篮，见里面躺着一大堆方的圆的长的短的杀猪刀，大吃一惊：“你的杀猪人，一把菜刀就够。为何带这么多凶器？你的，八路的干活！谋杀皇军的干活！？”

李顺生笑着解释说：“这些，都是杀猪切肉必不可少的刀具。队长，您放心，他是个良民。”

佐佐木点点头，狡黠地笑了笑，复又拉长脸，撑开马步，朝着张屠那只大蒜头鼻子重重地击了一拳。“砰”的一声钝响，张清水一个趔趄荡开三五步，鼻孔中立刻血如泉涌，赶紧抱住一株老槐树才没有倒下地。佐佐木拔出二十响的盒子炮，用枪口抵住张清水那只粘满白眼屎的左眼，吼道：

“你的，共产党派来的八路。我毙了你！”

张屠吓得双腿像筛糠，兜屁股坐在地上，用衣袖揩着满脸的血迹，笑着说：“不！不！您别开枪。我是个杀猪人，是您派人

把我请来的，您为什么还要揍我呀？您要是把我毙了，太君您就要吃混毛猪啦……”

李顺生把这话翻译过去，佐佐木乐得嘿嘿大笑。他之所以对张屠来个下马威，是想借此撩起他的怒火，看他一怒之下是否敢于操起篮子里的刀具还击。现在，他终于放心了，并喜欢上了这名老实巴交而且带点幽默味的中国屠夫。他拍拍张清水的秃头，又在他的鼻子上弹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你的，真正的良民。好好的为皇军效劳。我的，每月给你十块大洋。”

张清水涎着脸谄媚地一笑：“谢谢太君。”

四

杀第一口猪，张屠被黑糊糊的日本兵围着。他像一位魔术大师给观众们做着某种惊世骇俗的绝妙表演。被掳掠来的活猪，关在一圈木栅栏里，黑白相间，“嗷嗷”乱叫，你咬我的猪头，我咬你的猪尾。几名士兵跳进去捉猪，捉不住便用刺刀捅、用枪托捣那些肥硕的猪屁股。有几名身高个大的士兵被疯蹿的活猪撞倒在地。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奈何不了这位列六畜之尾的猪，令“神一刀”嗤之以鼻。

李顺生把嘴巴贴住他的耳朵，悄声说：“该你露一手啦。佐佐木队长都来看你杀猪呢。”

张清水笑一笑，问佐佐木：“太君，杀哪口，您指点吧？”

佐佐木朝木栅栏中一只约莫三百斤重的黑猪戳了一下指头：“那只，顶肥。”

张屠取出芦叶点血刀横咬在嘴上，猫腰潜至那猪身后，手一伸，冷不防揪住它的一只耳朵，另一只手捺住它的胯裆，运一口气，轻轻托起，用右膝盖压在板凳上。那猪在他怀里挣扎、嚎

叫，四蹄微微抽动，身子却动弹不得。张屠从嘴里把刀取下，朝着猪脖子中心位置一戳，轻巧如刺进一盆豆腐。这时嚎叫声骤起，漾开的声波中带着无尽的痛楚，不过，芦叶刀很快拔出，一股酒杯粗的血柱急切地喷射出来，一滴不漏地倾落在板凳下的木盆里。被宰杀者微微抽动了几下四蹄，叫声渐次消失，舒坦地躺在板凳上，如一条被烈酒醉翻的壮汉。

紧接着，戳通条，吹气，浇开水，褪毛，一连串的程序尽在二十分钟内完成得干净利落。那褪了毛鼓足气的死猪倒竖在荷叶盆里，像一只雪白的棉花包。鬼子兵正看得眼花缭乱，张屠又敏捷地砍下猪头，斫下四蹄，开腔破肚取出内脏，清洗出一大片赤橙黄绿青蓝紫来。两瓣白里透红的猪肉则倒挂在一只铁架上，散发出丝丝缕缕热气。

张屠立于架下，操起一把状如芭蕉叶的砍肉刀，笑微微地望着佐佐木，等待他提出节目。

佐佐木不解其意，问翻译：

“他的，什么的干活？”

李顺生讨好地一笑，说：

“他是镇上有名的‘神一刀’，就是说，您随便叫个重量，他不多不少一刀就能砍个准数。”

佐佐木大喜，指着那肉块大叫：

“我的，三斤二两！”

张屠抡起刀，不掂量，不瞄准，朝那肉块轻轻一劈，一片肉掉到了肉案上的秤盘里。

一名日本兵上前称了。

刚好三斤二两。

佐佐木晃晃大拇指：

“你的不错。再砍三两二钱！”

张屠刀起肉落，一小片肉掉进秤盘。

再称。不多不少恰好三两二钱。

佐佐木一连报了七八个数字，张屠没有出现一次偏差。鬼子兵都惊奇得“嗷嗷”大叫。佐佐木兴致大增，大声叫道：“你的，一刀砍下五斤五两，再砍九刀，分成十份，每一块必须都是五两五钱。砍不准，我的重重罚你！”

张屠眯眼一笑：“这不难。”

手起刀落，一块白条肉落到肉案上。一称刚好五斤五两。再分砍九刀，那肉条便成了匀匀的十份。分别称过，没有丝毫闪失。

佐佐木眉开眼笑，上前拍拍张清水的秃头，夸奖道：

“不错，名副其实的‘神一刀’。你的，孔夫子教出的高徒。哈哈哈哈哈……你们，好吃懒做的民族。我们大和民族却不在‘吃’字上做文章……”

他没让张屠使出新的招数，命令一名士兵把猪头挂在三十步开外的院墙上，拔出盒子炮，冲他扬扬手：

“你的，瞧瞧咱们大和民族的功夫。”

李顺生说：“懂意思吗？太君要和你比试比试，队长是神枪手，你让他打中哪儿，他就能打中哪儿。”

张屠便叫：“打左眼！”

佐佐木枪口一点，“乒”地一响。

那猪头上的左眼没了。

张屠高声叫好。

鬼子兵一阵喝彩。

张屠把那猪头拴在一棵槐树上，将猪头的后脑对准佐佐木，笑着说：“请太君从后脑打进，弹子仍从左眼穿出！”

佐佐木傲然一笑，再放一枪。

一个鬼子兵取下那猪头。子弹果然从后脑直透左眼。

鬼子兵“哇”地一阵喝彩。

张屠看看那猪头，背脊上冒出一层冷汗。但他并不甘心就此让佐佐木占了上风，有心继续与日本人斗个高下，指指肉案，请他再提砍肉方面的高难度节目。他觉得还有许多绝技动作没有显示出来。李顺生朝他撇撇嘴巴，暗示他甘拜下风。

张屠说：“这是为什么？八仙飘海，各显神通嘛。”

李顺生暗地踩了他一脚，轻声说：

“他是皇军头领，你是个屠夫，还能和他煮酒论英雄？”

张清水便卑怯地笑笑，朝佐佐木翘起大拇指：

“太君，杀猪割肉属于雕虫小技，怎么能跟您相比呢？太君是世界上少有的神枪手啊。我是真正服了您啦！”

佐佐木大悦。

这天晚上，张屠使尽浑身解数，用鲜猪肉做了十几样菜，吃得鬼子兵欢天喜地。佐佐木也一连喝下三大碗烧酒。

饭后，佐佐木奖了张清水一枚大洋，并让他充当伙夫。

五

清风镇附近修起了炮楼，城隍庙四周安装了电网，宝塔的顶端安装了探照灯，通往长江码头和粤汉铁路的地界实行了全面封锁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。长江里的米贩和盐贩上不了岸，镇里人生计日见艰难。

相形之下，张屠成了驻军伙夫，又深得佐佐木的看重，米饭和酒肉从未间断过，有时候，佐佐木高兴起来，还给他敬酒，日子过得异常舒展。

日子长了，鬼子兵不容易掳到肉猪，甚至连鸡鸭都已绝迹，

这对习惯了猪肉美味的佐佐木和张屠来说，是极为难熬的日子。由此，佐佐木给张清水开具了一张特别通行证，让他带了一些大洋去更远一些的地方收买活猪。

张屠乐意干这桩差事。

他熟悉清风镇附近的地形地貌，几乎认识这一带所有的养猪人，他知道人们把猪藏在什么地方。他背着装了大洋的褡裢四处转悠，碰上日本人的哨卡，掏出特别通行证亮亮，那鬼子兵便冲他一笑：“哟嘻。你的不错，神一刀！开路开路！”

张清水在清风镇地面畅通无阻，于艰难中把一两头活猪弄回来。他感到无上的荣耀。

这天晚上，他来到一个叫杨林寨的地方，好不容易买到一口架子猪，用绳子牵了，悠哉游哉往城隍庙走。天很黑，荒野异常沉寂。山岗上，日本哨兵的枪栓“哗哗”地响，不时有尖啸的枪声划过夜空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其时，张清水卖身投靠日本人的风声已经传遍四乡八里，更有传言说，专与日本人作对的抗日游击队，已经把他列入汉奸名单，迟早会收拾这条可耻的光棍。不过，一想到自己是个狗屎不如的屠夫，且无牵无挂，即便被人弄死，一辈子没有少吃肉，死了，也落得下一副好下水，终也值得。想来，人活在世上，不就为了身上穿的和嘴里吃的吗？我张清水也不不过在日本人刀下讨日子罢了……

于是，他心安理得地牵着猪往前走。

进得一片湘妃竹林，忽喇喇便有一条汉子跳出来，那黑影往他身上一罩，就将他扑翻在地。他觉得有个硬梆梆的东西抵住了腰部。

他吃了一惊，心想，从今晚起，我这张嘴巴断了吃肉的缘分了。他不挣扎，不反抗，死猪般地瘫在地上。他把死看得很轻。只一点，死要死得利索一些，少一点痛苦，就像自己轻轻一刀结束

猪的痛苦一样。他甚至还准备提醒那人,从什么地方下刀最容易断气……

不过,那人没杀他,只朝他轻轻踹了一脚。

他睁开眼睛,认出那人是王铁匠。

六

日本人闯入清风镇时,王铁匠告别家人上山干了游击队,曾经在一个风雨之夜捅穿了两个鬼子兵的肚子,佐佐木早已对他恨之入骨。

张清水在清风镇是条蛆,人见人厌,惟独王铁匠不曾轻慢他。王铁匠也是个手艺人,而且是个一流的铁匠。于他来看,世上百艺都是养生技能,难有尊卑贵贱之分。人活着,总要讨碗饭吃。杀猪打铁劊猪割狗阉鸡骗马,五行八作三缝九佬十八匠,只是讨吃的方式不同罢了。至于他馋,喜欢吃肉,那又有什么呢?是人都有自己嗜好的。王铁匠一直把他当人待着。说起这清风镇,张屠喜欢的人也就王铁匠了。

有天午夜,张清水从王寡妇家里喝得烂醉,踉踉跄跄回屋去,不小心掉进镇后那口污水塘。那是镇里人洗马桶尿盆儿的地方,污水中尽是孑孓、蚂蝗和死猫死鼠,蚊蝇成堆,隔老远闻得见股股恶臭。人们见张屠在污水里淹个半死不活,怎么也爬不上岸,围住塘沿直乐。几回回快要爬上岸了,又被一帮年轻人推了下去。就在这时候,王铁匠跑了过来,冲那些围观者大骂:“畜生!畜生!他好歹也是条命吧。见死不救还是人吗?杀猪祭祖抹尸埋人哪一回少得了他?”骂着,伸下一根竹篙,把人拽上岸来,端来一盆清水,给冲洗干净,找来几件衣服让他换上了。

自此,张清水视王铁匠为知己,时常提些肠肚下水和残剩

的猪骨上王家,和王铁匠喝上一杯,“切磋”些手艺方面的话题。一来二去,张屠和王铁匠成了好友。

自是张清水不争气,吃惯了野味的人,见了女人就馋,而且很没理智。一天深夜,张屠提着一副猪腰上王家,见王铁匠不在,王铁匠的妻子月秀又很热情,居然作非分之想,涎着脸往她奶子上揪一把,还强行搂住亲嘴儿。这当儿王铁匠恰好赶回,着实揍了他一顿,自此不许他再踏王家门坎。

不过,张清水不记恨,挨了揍仍然不忘两人的交情。王铁匠参加抗日游击队后,月秀就和儿子小宝呆在镇里。半个月前,鬼子兵突然闯进村,烧了他们家的房屋。佐佐木把月秀拽进芦苇荡强奸了,小宝拼命上前救他母亲,佐佐木抬手一枪打中了他的左眼。月秀见儿子死了,一头跳进了湖里。乡亲们打捞了十来天,才把尸体找到。月秀的尸体抬到村里,因为在水里泡得太久,身子肿胀,摆在地坪里恶臭难闻。面对这样一堆腐肉,装殓实在是件难事。恰好村里惟一的仵作蔡万秋前几天病死了。几个主持丧事的老人正为请不到专事装殓的仵作犯愁,张清水自告奋勇地走了过来,说:“王大哥和月秀有恩于我。他们没有嫌弃我是个邋遢的屠夫,我今天要报这个恩。”说完,在地坪里摔碎一只瓦盆子,悄没声息地进了停尸间,用刀子割开女人绷得紧紧的衣衫,舀了一大盆温水,细细地擦净她的身子。

给她穿上干净衣服时,居然盯着那白乎乎的身子老半天没有眨眼,进而将她紧紧搂住,用嘴唇长时间地亲着她的奶子。感伤地说:“好个白白净净的女儿身呀,王铁匠无福消受了,我‘神一刀’也无福消受呢。让个东洋鬼子活活糟蹋了。好一个佐佐木呀,糟蹋了女人不说,你为何还要一枪打穿小宝的脑壳呢!……”

装殓的事情干完,张清水木呆呆地戳在地坪里,就像掉了

三魂七魄一般。

有个老人对他说：

“你都看到了。一群强盗土匪，你却当爷爷一样伺候着！”

张屠说：“我不去城隍庙了。我不再伺候鬼子了。”

“说句良心话——你到底是不是汉奸？”

“我……不是。”

“鬼子烧房子，到底是不是你引的路？”

“我……没有。”

“可是，谁能证明你没说假话呢？实话说吧，鬼子烧了这么多房屋，就是没烧你那间，能让人不生疑？你的屋是我们放火烧的。”

张清水说：

“你们为何烧我的屋啊？”

“岂止是烧屋？镇里再也容不下你了。就算我们今天不除掉你，总有一天王铁匠会取走你这条狗命的。”

另一个老人说：

“姓张的，我问你：清风镇究竟对你有没有恩？”

“有恩。”

“王铁匠一家对你究竟有没有恩？”

“恩重如山。”

“我再问你：那个佐佐木究竟该不该杀？”

“该杀。”

“既然王铁匠对你恩重如山，你应不应该替他报仇呢？”

“应该。”

“那好，如果想证明你不是汉奸，你就去杀掉佐佐木！”

“可是……我斗他不过，他是个神枪手……”

“滚吧！滚吧！滚得远远的！”

众人扑了上来，狠狠地给了他一顿拳脚。

接近黎明时分，张清水苏醒过来，从地上缓缓地爬起来，一步一步走向城隍庙……

再说王铁匠，也已经从乡亲们嘴里知道了张清水为他妻子装殓的消息。虽然他不像其他人那样认定他当了汉奸，但时隔半年，谁能准确地判断这个好吃懒做的屠夫是人是鬼呢？

他逼视着张清水：

“你为什么替日本人卖命？”

“王大哥，我没法子啊。我得吃饭哪。”

“除了杀猪，你还帮日本人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王大哥，我真的不是汉奸哪！鬼子不让我离开一步，成日除了给他们做饭，其他什么坏事都摊不上我呀。”

“我托王寡妇给你捎过三次口信，让你离开城隍庙。你为什么还呆在那儿？”

“她，她没给我捎过什么口信。这么长时间，我也就在那天晚上冒险回过村里一次。云里雾中让人揍了个半死不活。我冤枉啊！要说，李顺生才是真正的汉奸，烧哪间房，抓哪个人，杀哪个人，都是他的指点……”

王铁匠想了一下，说：

“好。我相信你的话。”

“王大哥，你是游击队吧？前天晚上有两个鬼子兵被人捅穿了肚子，肠子流了一地，是你干的吧？”

“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”

张清水说：“真是这样，我就跟你参加游击队吃粮去。我再也不回城隍庙了。我发誓再也不去伺候那群畜生了！”

王铁匠果断地说：

“不！你仍然回去。”

“我不回去。”

“得去。一是监视李顺生和佐佐木的动向，有什么要紧的情况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到今天晚上这个地方报个信儿。二是进一步取得佐佐木的信任。我们已经决定尽快除掉这个刽子手。当然，我们不会把这个十分危险的任务强加给你，但是，你如果这颗中国人的良心还在，你可以配合游击队的行动。你答应吗？”

张清水说：“除掉佐佐木，我还巴不得呢。他哪里把我当人待呀……只是，这太难了。你千万别去招惹他，你不要送肉上砧板。他闭上眼睛隔两里远放枪，也能把你的左眼打一个洞。他是个神枪手啊！”

“神枪手？”王铁匠“扑哧”一笑，“我不相信什么东洋神话。你不要灭中国人的志气，长日本鬼子的威风！好了，你可以走了，这口猪你牵去。免得鬼子生疑。”

一闪身，王铁匠钻进芦苇丛不见了。

这天深夜，城隍庙附近又有两名鬼子兵被人戳穿了肚子。

七

鬼子兵接二连三遭到游击队袭击，消息传到县城司令部，佐佐木被叫去狠狠地挨了上司几记耳光，还差一点受到军法处置。为此，佐佐木大动肝火，领人去清风镇清了一次乡，烧了几十间房屋，杀害了一些来不及逃跑的老人儿童，抓回七名青壮年男人，一番严刑拷打后，关押在城隍庙西侧的一间马厩里。

这天午夜，张清水正在灶屋里替佐佐木炖猪脚，忽然外面枪声大作。翻译李顺生一路高叫着跑过灶屋大门，不停地朝窗外放着枪。

张清水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